

可憐她死了

安都生

一間矮窄的房子裏，點着一個五燭的黯淡的電燈，兩個約莫四十歲前後的夫婦坐在室的左旁的床上，夫婦的中間睡着一個約十一、二歲的女孩兒，由他們的身上推想起來，可以知道是一個貧窮的勞動者的家庭，暫時靜默之後，那垂着頭的男人，才慢慢地抬起他的頭向那病後才回復起來的妻兒說道：

「阿琴！昨日由保正那裏分來的那張紅單，是這期的戶稅麼？我記得幾日前曾納了什麼稅，怎麼這回又要再納，唉！像咱這樣的貧困，怎樣擔得起呢？你去拿來看看，這期是多少錢呢？」

阿琴也就移着她病後的孱弱的身，轉入房內拿出來遞與她的丈夫。他見了便噓一口氣歎道：

（以下空白四行。本文刊登時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新聞檢查人員挖了天窗，原稿未能找到。）

默默地在想什麼似的阿琴忽又再開口說道：

「唉！這都是我的罪過，都是我病中將所有粒積（積蓄）些的金錢開銷所致，要不然定不會弄

到如此窮困的地步！在我的意思不如將阿金來賣。」

他正在沉思默想之間，忽然聽了阿琴這樣說，不覺兩行淚珠滴滴地滾將下來，過了許久，才揩着他的眼淚道：

「賣！將阿金來賣！唉！賣子原是貧人的事，但是咱也只有阿金一個，而且這樣大了，雖則我們捨得賣，恐阿金也未必肯去，縱使這一期戶稅不納，也不是就要拿去割頭（殺頭），何至着（就得）要賣子。」

「啊！若是割頭就快活啦！」「一死萬事休」，像阿德哥那樣弄得落花流水，是你所親見的，又像趙九嫂，不是因為趙九兄什麼料金不能繳被拿去關，趁喚人（幹活的人）無趁無得喚，不忍聽着大細（大人小孩）的啼飢叫餓，她才去乞食，在趙九嫂那有料想到要做乞食也要官廳應彈（彈杖），求乞沒有幾日就碰着警官，被打到那樣你也是曉得，不是因此傷心不過才去上吊，你若是被拿去關，我餓死是不相干，阿金要怎樣？因（女孩）是我生的，我豈會比你更忍心？」阿琴講到此，也自抽咽起來。

「賣了以後若會受人家憐惜，倒也沒有什麼壞處，萬一遭了凶惡人家，受到虐待，那時却待怎樣？……」言畢也自唏噓得欲哭。

「這是在咱的留心，我昨兒聽着隔壁阿狗嫂說上街阿跨仔官（官，對女士或長上的尊稱），有一個兒子已十四五歲，還沒有頭對（對意），她想在這時分（養）一個十一、二歲的女兒，一來可以幫些家事，二來將來也好做自己的兒子的媳婦，所以自二、三個月前就往各處探聽，但是至今還沒有當意的人，在我的心意，是趁機會將阿金來賣她，或者將來於阿金的身上有點幸福也未可料，

阿跨仔官你也識的，她的丈夫還良善，她的兒子也還清秀，你想想看。」

他們夫妻倆商量了的結果，因阿跨仔官是個慈祥的婦人，家裏也過得去，就決定要將阿金賣給她。但是嬌小可愛的阿金那裏會知道她的雙親不久就要與她分離呢！唉！這個小孩子的命運是多麼可憐啊！

今日是阿金要離開她的雙親的日子，她的母親自早就忙得甚麼似的，走來踱去，腳亂手忙，可是她的臉上帶着一種憂苦的神情，她雖不表現於言語，但誰都會顯然地看得出来。一方面阿金，那命薄的阿金，仍是活潑地，跳來跑去，絲毫不感覺着要與慈愛的兩親生離。

是午前十點多鐘的時候，阿跨仔官照約帶着自己的兒子，滿面春風進入室內，阿琴也笑咪咪的歡迎着，各道了些客氣話，隨後便搬出午餐來，此時阿金仍舊在她的母親的面前撒癩撒嬌地現出爛漫的天真來，阿跨仔官看見阿金如此可愛，也很得意，她想美惡可勿論，只這溫馴的樣子也就值得人憐惜了。爲此也就不惜金錢，一五一十算交阿琴了。

當阿金要離別她的兩親的那一天，她的母親阿琴用盡安慰的言辭對自己的女兒說道：

「阿金！我的乖乖的阿金！你好好的與這位阿媽（俗名）去吧，我們答應了她，把你雇給她家了，你乖乖地去幫做些事，可以換三餐飯，省得在家裏餓，若是不慣，再二三日後我就會來接你回來，阿媽那裏不論穿的、吃的，都很好呢！去吧，我的乖乖……」

阿金起初仍是不肯，以爲被賣了，死也不肯去，後來拗不過她母親的勸解，也就漸漸不再執拗，也因為聽說去就傭，她的小小心，是容易滿扁的，於是她才拭着眼淚隨着阿跨仔官去了。

阿金是被人帶去了，她的母親還悵悵然立門外，望着自己可愛的女兒，不再歸來的背影。

（以下空白四行。本文刊登時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新聞檢查人員挖了天窗，原稿未能找到。）

阿金初到阿跨仔官家去，很是悲傷而又恐懼，離開慈愛的父母，要去伺候別人，不知要受到怎樣待遇。她是懷着很大的不安，但是她不敢怨恨父母，她曉得父母的艱難，她還以爲是被傭來的，是來幫她父母多掙幾個錢，以準備納稅，她原諒她的父母，她小小的心也還靈敏，她想：要賺人家的錢，總要聽人呼喚驅使，要從順勤勞，因爲她抱着這樣存心去做事，所以還得到阿跨仔官一家人的憐惜。況阿跨仔官，又是個慈祥的婦人，家境又過得去，現在的阿金實比在她父母的膝下較幸福，可是阿金還是念着她的父母，有時到街上買東西的時候，常偷空走回家去看。阿金的父母，想是不忍再見這和自己絕緣了的可愛的女兒，不久以後便哄着阿金托故搬向別地方謀生去，這使阿金傷心到身體消瘦，不知背着人流了多少眼淚。

過後到被阿金發現着自己是被賣做媳婦仔（養女，童養媳）的時候，阿金和環境習慣了，年歲也少（幾）長了，看見將做自己的夫婿那個人，強壯活潑，也自歡喜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五六年，現在阿金已是十七歲了，阿跨仔官正要擇個好日將阿金與自己的愛兒配合，想早享些暮年的快樂，弄孫過日子，可是好事多磨，天是不肯容易便從人願，日還未擇就，她的丈夫所從事的工場，發生了罷工的风潮，她丈夫因爲被工人們舉做委員的關係，在占領工場的鬪爭那日，被官廳捉去，她的兒子也同在這工場做工，看見父親被捉，要去奪回，也被警察們打傷，回到家裏便不能起床，發熱嘔血，不幾日便死去。工人們雖怎樣興奮號號奔走，

死已經死去了，有什麼法子，好容易等她丈夫釋放出來，但是受盡打罵監禁，傷殘了的身心，曉得兒子受傷致死，如何禁得起這悲哀怨憤？出獄不到幾日，也使纏綿床褥間了。在先（起初，原先）還有熱心的工人來慰問，不覺到十分寂寞，及至罷工完全失敗了後，大多數無志氣的工人皆無條件上工去，一些不認份的工人，不願上工，也不耐得餓，皆散到四方，去別求生活了，阿跨仔官的丈夫，好久不再接探問的人，才曉得這消息，這慘痛的消息，使他的病益加重，他不再活了，其實也是不能活了，不久便結束了他苦悶的生活。本來他所有粒積（積蓄）的金錢，因病而死，開銷欲盡，已不是昔日之比，生活落到困難的境地了，阿跨仔官也因爲煩惱過度，身體也就漸漸衰弱下去，常帶有笑意的面容，平添了無數皺紋，眉頭常是皺蹙着，終日如坐在愁城。

有一天先前替阿金做媒的阿狗嫂，突然來找尋阿跨仔官，她自丈夫死後，覺得已被所有相知的人忘記了似地，好久沒有人來訪過她，今日接着阿狗嫂真是意外，見面之後，免不了一些客套，接下去阿跨仔官便訴說她好久無可告訴的苦衷，阿狗嫂覺得她說話的機會到了，用那含有同情的口吻問道：

「哦，那末日常的所費呢？」

「啊！幸虧阿金受債，編草笠、洗衣服，賺些來相添，雖然也常趁（慳）不着三頓。」

「難得阿金這孩子，我當給她留意一個好的少年，招贅入來，也好養活你老人家牛世。」

「唉！那有好子弟肯給人招，我們這樣苦人，誰肯？」

「這也實在，招的多無有好結果。」阿狗嫂碰到好的轉接，講話語氣便一變：

「我想賺（長期租）給人，像阿金這樣子，一定有較好的利益，不過須要阿金肯。」

「阿金肯不肯向撤一邊，我現在是不忍和她離開，沒有她我寧……」說到此阿跨仔官有些悲悽，話便講不下去。

「總是你再想想看，守在一處受苦，也不是了局。」阿狗嫂再添加了這一句，覺無有別的話可說，也就辭了回去。

遭了這層層的變故，阿金已是失望了，她以爲自己的命運生來就呆（死），併累及她的夫婿，她很傷心，只是傷心，不曉得要怎樣，才能跳出這困苦的包圍。又且看見阿跨仔官那愁苦的臉兒，她連嘆一聲氣也不忍，怕又增加她的傷心。阿狗嫂來訪這一日，阿金原在裏面，她倆人所講的話，雖只聽到一二，意思她已推想得到了。這使阿金又添了不少悲苦和不安。以後阿狗嫂又再來了幾次。「現在雖不忍把自己賣去，保不住幾時要被說動。」這樣想來，阿金又不知流了多少眼淚。

容易又過了一年，阿金覺得生活更不如前了，似只靠着她自己努力的所得，來買柴糴米，是够用的，兼之阿跨仔官的粒積已經是一無所有了。阿金每想，像自己這樣努力，要養活她，啊！這不敢自信，然則有別的法子嗎？想來也只有傷心而已。

有一日當阿狗嫂來過之後，阿跨仔官便對着在編草笠的阿金說，話有些悽咽而振頓……

「阿金！要和你商量一層（些）事……」說未完淚已先滴下來。

阿金早已有有了覺悟，她是失望了，她已曉得她的淪落是不能幸免，她只怕再被賣掉，她聽見阿跨仔官的話，以爲末日將到了，也自嗚咽起來，說：

「阿母！只求你勿把我賣……」

「賣！不，就是我會去做乞婆，也不忍賣你。」
阿金還是嗚咽。

「方才阿狗嫂來講，阿力哥要再娶一個小的，她把你說給他，他也還當意，又說我若離不開你，也可以包養在咱們家裏，現在做小的算不是什麼不體面，又況是在自己家裏，你想想看！阿力哥你也識的，就是本街（本巷）的富戶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「你細細想想！你若是不愿意，我也好回復阿狗嫂，她明日要再來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「現在雖艱苦，靠着你還不至去做乞食（乞食），只是我累了你去拖磨，本想給你招贅一個，但是少年多靠不住，教你去學那樣生意，我寧愿自己去做乞婆。像阿狗嫂所講這樣，還不使你困苦，你想想看！」

阿金雖只是十八歲的妙齡的女兒，但她是聰明的，她明白了她母親阿跨仔官的言語，不是假好聽的，她自己想，自己努力的所得是不能使她的母親幸福，可是除了一個肉體之外，別無生財的方法，不忍使她老人受苦，只有犧牲她自己一身了。但在此萬惡極了的社會，尤其是資本主義達到了極點的現在，阿金終是脫不出黃金的魔力，這是不待贅言的。

阿金雖覺悟要犧牲自己一身，但一方因為羞恥，一方也因為缺少勇氣，還沒有明白回復她的母親，阿狗嫂大概是頹忙罷，也還未來催討回答。

有一天，大約是阿力哥等得不耐再等了，自己走來和阿跨仔官商量。當阿金洗完了衣服，悄

悄地回到家裏的當兒，忽見廳上有一個約略四十餘歲的中年人，胖胖的具有一身肉，頭髮微禿，面團團一臉兒的肉肥到幾欲墜下，眼睛很小，笑的時候只剩得一縫，正與她的母親在說着什麼似的，呀呀唔唔地一問一答。阿金見此情狀，雖不知詳細，也略知其存意了，他正是阿力哥。她裝着毫不知道的態度從容地跑入去，正要進入後面，忽聽着她的母親喊道「阿金！你去倒茶來！」的聲音。阿金此時雖是不愿意，但是也不敢拗，也就不好意思地捧了兩杯開水出來。當阿金捧茶出來的當兒，那來客眼不轉睛地注視着阿金，使阿金不得不害臊起來，於是一翻身跑入房內去了。不一霎時她的母親送那來客出門，隨步踏入阿金的臥房對阿金說道：

「阿金！剛才你見過的那個人，就是阿力哥，他常由門前經過，你當然也曾看見認識的，他有的是錢、勢力，我前日向你說過，你曾想想看無？他說咱家裏的費用，他都要全部負責呢！我要問一問你的意見，所以約明日回他的消息，阿金！你想怎樣，今晚想想看吧，你若不愿意，明日也可以回答他。」

阿金早就決意，要犧牲了自己一身，但是到了這個時候，心意竟有些紛亂起來，她母親教她想想看，她不曉得要怎樣想法，一時，那過去的回憶，未來的想像，同時都由她的腦裏生了出來。她想起了不知消息的生身父母，她想起了某家姨太的得意，又想起受到本妻處得的某姨太的淒慘，這一條路是連到自由幸福呢？是墜入火坑呢？她不能判斷，她恨阿狗嫂，同時也恨金錢，這樣閒思雜想使阿金此夜不能安眠，時鐘打了二點，阿金還是眼睜睜地在沉思，這些過去的未來的殘像幻想，使她頭痛不安，恐懼傷心，最後便只有流淚了，流出了眼淚，心頭便覺有些輕鬆，腦袋也有些輕快，便自沉沉地睡去。

次日阿金仍舊一早就起床，但是不像往日活潑，臉上帶着一種憂愁的神情，昨夜的幻想使她心緒不安，煮好了早飯，正坐在房中，呆呆地發呆，她的母親飄然進入房來，開口就問道：

「阿金！你怎樣呢？還不梳頭，時候也不早了，昨日講的話，你可想過無？大概十點鐘，他會再來，要怎樣回復他？」

阿金這時候，喉嚨好像給些甚麼塞住，總是說不出話來，過有些時，才以帶着悲憫的聲調說道：

「噢！阿母！總是你主意就是。」說完似含着無限的哀愁，險些兒就哭出聲來。

她的母親看到這樣也自不忍，她想，阿金應不是不願做人的小的，大約是阿力哥的人物，太不當人意罷（吧），便說：

「不願意？我去托阿狗嫂，教他不用來，在我看阿力哥也有些老。」

阿金本有了決心，得到阿跨仔官這樣體貼，反使她不安，當阿跨仔官轉身要出房的時，便喚住她說：

「阿母！不，不用去。」阿跨仔官看着這種情形，竟也滴下淚來。

十點多鐘，那老不知羞的阿力哥果真來了，得到阿跨仔官的回復，歡喜的滿面春風，很得意地露出笑來，他想，自己現雖有兩個小的，都是少年時討的，現在有些老了，不稱意，阿金很年輕很嬌媚，而且困苦慣了，當然不會怎樣奢華，所費一定省，比較玩妓女便宜到十倍，他越想越得意，便取出幾張紙幣給阿跨仔官笑着說：「可先把厝（家、巷）裏整頓整頓，我過幾日再來。」約好了期日便自去了。

光陰迅速，阿金和阿力哥同居，倏瞬已過了五六個月，近來阿力哥竟常發脾氣，阿金不能如前使他歡喜了。不惟不能使他歡喜，甚至使他有些厭惡。在先阿力哥豈真正愛着阿金嗎？不，他所以要包養阿金，是因為他家裏的妻和妾，不能滿足他性的快樂。有錢人所要求的性的快樂，尤其在那三妻四妾的人們，不惟僅是接觸着異性，使「內在的性勢力的緊張」，弛緩一些便能滿足，在那些人們性的勢力，因為過於放縱，多完全失去了緊張，只和異性接觸，一些兒也不能得到快感，他們所需要的是「能格外滿足獸慾的一種性的技能」，阿力哥當然也是在這樣需要之下，始肯包養阿金。

阿金呢？她是窮苦的女兒，在樸實的勞動者家庭裏長大的，她只能供獻所具有的女性的肉體，任阿力哥去蹂躪，她沒有那消魂蕩魂的手段，蠱惑狐媚的才思，她不能使阿力哥得到比較以上的快樂，所以過不多久，處女所具有的好處消失，便被厭棄了。這事情，阿跨仔官也略感到，她只覺阿力哥不似以前一樣歡喜阿金，但一方面觀察阿金，仍是和往日一樣溫柔靜淑，外觀上不見有能使他歡喜的所在，這教阿跨仔官奇怪而且煩惱，況且這幾月來阿金的腹部漸見漲大起來，照醫生的診察，說已經妊娠了有五個月，這使阿力哥又加一層不歡喜，在他原不缺乏子嗣，他不料阿金會這樣快就妊娠，他有些懊惱，遂不常到阿跨仔官家裏去。

阿金不過是十七歲的少女，童心還未盡除，那樣（那態）得有做母親的責任，不過在生理上覺得有些異樣而已。

她看見阿力哥近來對於自己，漸漸疏遠起來，有時竟不來，她反而有些自得，因為可以暫時由他獸性蹂躪之下解放。

「阿力哥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，自有他的計較，他想，趁這孩子還未出產（日語，分娩）若不與她分開，一旦生出來，所費加多些雖不相干，只是以後的事是很難爲的。孩子不能不承認，承認了他，自然他有取得財產的權利，我已這樣年紀了，阿金還那麼年輕，後來怕不要我出錢給他賠嫁，做個死鳥龜。他愈想愈不安心，自然就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，有時候去，也使性使癆，教阿金難堪，阿跨仔官所仰他供給的生活費，也故意延緩不給，在先還托阿狗嫂去向他要，一二次之後，阿狗嫂也不再替她奔走了。阿力哥的家，阿跨仔官又不敢去，那末生活費呢？阿金雖要再勞動，一時也尋不到托洗衣服的人家；放笠仔草的人也以爲阿金現在快活了，不再賺這樣錢，多不過問，而且阿金已有了身孕，也不能怎樣勞動，所以生活比較以前更艱難了。以前原是困苦慣的，過了這半年來較快活些的生活之後，那困苦轉覺難耐得多，自然免不了怨嘆，這嘆聲竟傳到阿力哥耳孔內去。」

一日阿金正在庭裏披曝衫褲，忽見好久不來的阿力哥帶着怒氣走進門來，便向阿金問道：「阿跨仔官在家嗎？」阿跨仔官方在灶下，聽見阿力哥的聲音，很歡喜地走出來：「啊！阿力哥怎樣好久不……」

「阿跨仔官！」阿力哥截斷她的話，說：「我對你講，我不是像恁（你）終日坐在家裏等等飯喫，事情是很多，身軀也很忙，偶有幾日不來，便講東講西，錢有時慢慢日給恁，敢（並，可）真正就會餓死？便央三托四，實在一些也不顧着我的體面……。」

「阿力哥！這是怎樣講？冤……」不許她說完，阿力哥便又接下去：

「結局，這樣實在是無好結果，而且這身孕我也有些可疑，明白講我是厭了，這壹百圓再給

恁，以後我不管了，自己打算好！」

「唉！阿力哥！……」不等她說，阿力哥竟自走出門去。

這時候阿跨仔官不知是歡喜、是悲傷、是怨恨？眼睜睜地望着阿力哥的去影，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披完了衫褲的阿金，也已來立在阿跨仔官背後，聽見阿力哥的話，也自惘然，阿跨仔官一同頭看見阿金不覺哭出聲來。

「阿母！不用傷心！」阿金只在勸着她的母親，但阿跨仔官仍是啼嗚地哭着。後來有人教她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慰籍料（日語，贖身費），但是辯護士（日語，律師）要錢，法院印紙（日語，印花）要錢，她沒有這麼多的錢，且法律會保護到她們嗎？她不敢信任，也只有自己怨嘆而已。

阿金遭受了厭棄，同時受到世人的鄙視，但是在她自己反更泰然，一些兒也不悲憫，因爲阿力哥所給與她的原不是幸福，只有些不堪回憶的苦痛煩悶，一旦解除了，自然是快樂的。所以阿跨仔官常在悲傷咒詛時，她總是勸慰她，她不愁此後的生活，她是困苦慣了，她自信還能夠勞動，還能養活阿跨仔官。可是腹部已經很大了，似將要分娩的時候，胎兒時時在顫動着掙扎着，像忍不住這拘禁，要被開肚皮跳出似的。這胎動給與阿金很大的不安。她想：「一旦有了孩子，自己負着撫育的責任。到那時候還有時間去勞動嗎？不更拖累了她老人？」阿金不能不別想方法，她覺得有了孩子，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不幸去。

一個月明幽靜的夜裏，阿金因爲早上腹部有些痛，衣服不曾洗，晚來少覺輕快，要去把它洗完，便自己一個人從後門出去，走向荒僻的河岸來，不一刻已看見前面有一條小河，河水潺潺作響，被風吹動，織成許多縐紋，明月照落水面，閃閃成光，空氣很是清新，沒有街上塵埃的氣

了死地憐可。

息，胸中覺得清爽許多，便蹲下去把往常洗衣時坐的石頭拭乾淨，移好了砧石，把衣服浸入水裏，洗不多久腹裏忽一陣劇痛，痛得忍不住，想回家去，立了起來，不覺一陣眩暈，身體一顛竟跌下河去，受到水的冷氣，阿金意識有些恢復，但是近岸的水雖不甚深，阿金帶了一個大腹，分外累墜，要爬竟爬不起來，愈爬愈墜入深處去，好容易把頭伸出，想開口喊救，口才開便被水衝了進去，氣喘不出，喊亦不成聲，被波一湧，又再沉下去了，那個瞬間阿金已曉得自己是會被淹死的，很記掛着她的阿母，記掛着將要出世的孩子。此時天上皎皎的明月一切於吾無關似的仍展着她的笑臉，放出她的萬道金光，照遍沉沉無聲的大地，只有河邊的秋蟲在唧唧地悲鳴着，好像爲她唱着輓歌。

有一日，阿力哥又再托阿狗嫂替他物色一個可以供他蹂躪的小女人的時，阿狗嫂有些傷感似的向他說：唉！阿力哥！你可曉得嗎？可憐阿金死了！

原載於「臺灣新民報」三六三號—三六六號

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、十六日、二十三日、三十日、六月六日